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四

孟子全書

中華書局影印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為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為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為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強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

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為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為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裊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為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

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地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十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

雖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解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郭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賈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減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則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

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轆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為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入澤以遠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屬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埤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

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馬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_{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上。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

祭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於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

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

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耶。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爛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腎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強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強。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更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

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大小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

禹益見之若斗筲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筲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鸛如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鸛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

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眾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

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蒸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

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昌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驗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効，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蔽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賞，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